

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

朱義雲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朱義雲著

文史哲學集成

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史哲學集成

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

著者：朱

義

雲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〇二八

定價新臺幣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

目次

一、引言·····	一
二、魏晉玄學清談形成的遠因·····	五
三、魏晉風氣與文學的特徵·····	一七
四、宋文學的遞嬗·····	五四
五、齊梁文學的軌迹·····	六六
六、陳代的萎靡文學·····	一〇三
七、結論·····	一一三
參考書目·····	一一六

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

朱義雲

一、引言

每當人們談論魏晉兩代的任何問題時，就會很自然的聯想到當時士大夫們玄學清談的風氣上去。當然，這種風氣的形成，決非偶然，而是有其遠、近因素的。就它的遠因來說，又包涵著兩漢學術思想上的演變與反動；以及東漢在政治上外戚宦官的百年長期爭權。至於它的近因，除了黃巾、董卓的叛亂和暴虐，與關東諸侯互相吞併的殘酷事實外，就是曹操父子先後所頒獎崇跡弛之士以及追慕漢文無爲政治的三令四詔。由於以上的這些因素，纔啟導了當時大部份心靈空虛、生命毫無保障的人們（包括士大夫），投入逃避現實的老莊思想的懷抱！進而醞釀了首次出現於人類歷史上、以清談老莊（稍後加上佛學）玄理爲主的魏晉名士；又由於這些所謂「名士」的毀方敗常、不守禮法、「惟在顯其逸氣而無所成」（近於俗語出鋒頭）的行爲中，更加導致當時絕

大多數的人們（包括士大夫），違背傳統的倫理道德，與夫東漢遺留下來的優美風俗。這一股歪風，誰都知道，是導源基於空虛，遠離現實人生的佛、老思想。關於這一點，黃岡熊十力在他的著作明心篇裏批評得最恰當，他說：

「佛家雖說諸佛與衆生同體。但其因緣法是幻化，真如是寂滅。由此衡之，畢竟毀絕生命。（參考體用論）道家說精神、即是生命。（精神、省稱神）但其所謂神、乃自太虛而生。故其學以返歸虛無為宗。本源既失、（虛無、不可謂為實體、故失。）向下都謬。（失其本矣、便無往不謬。）道家的世界觀，祇任自然的運化推遷。無有自我作主。更無聖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之大道。（聖人謂孔子。）道家雖不毀生、（生者、生命。）其生命托於虛無。（老子、道家之祖也。其所謂道、即是實體之名。而彼以道、為虛、神、質、三者混然為一。故名為混成。道雖由三者混成、究以太虛為神質之本、神與質皆由太虛而生故。可詳玩原儒下卷原內聖篇。）老子言修養、以致虛極、守靜篤為主、即是以生命托於虛無也。）余謂二氏對於生命之體會，都不符合於生命正常之德。（德者、得也。……二氏道與佛。）道家厭世、佛家出世、此兩家之人生意義、所以反乎生命的正常也。」他指出佛家的因緣法是幻化，真如是寂滅，畢竟毀絕生命，所以是出世的；道家之祖的老子修養，以致虛極，守靜篤為主，即是以生命寄托於虛無，所以是厭世的；而魏晉的所謂名士，却

以出世的、厭世的佛道思想，作爲他們清談，甚至處世做人的依據；這樣，纔迅速的直接釀成當時士大夫們遠離實際人生，從事於無爲虛誕的追求，以及缺乏明禮義、知廉恥的道德觀念與責任感；而且間接更構成了兩晉與劉宋皇室的骨肉相屠，家亡國破，甚至民族生機也幾乎被異族的入侵所斬絕。這些可悲的事實，都是由於老、佛思想，在魏晉兩朝取代了儒家領導社會力量的必然結果。

至於文學：當然包括了無韻的散文，以及有韻的駢文與詩、歌、辭、賦，而且都具有修己（指以儒家的五倫八德來修飾自己）、善群，啓導優良風氣的作用。如果要想達到這一標的，除了要靠士大夫們的體會和運用外，尤其要以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致元稹書中所說的：『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見長慶集）的兩句話，作爲治理文學的原則；否則那所謂文學的價值，也就有限得很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要把魏、晉、宋、齊、梁、陳這六個朝代文學演變的軌跡，加以探討，就不難發現上面所說的話，是有其原因的。何況一個時代，必然會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無論在政治，在士大夫們的行爲或文學方面，都會受到它極爲深刻的影響！就以魏晉時代的老佛思想來說，它既在士大夫們當中，創造了不守禮法，行爲放任，生活靡爛的所謂『名士』典型，而使之蔚爲清談的風氣；又導致文學走上忽視內容，偏重詞藻，華美浮豔，不切實用的道路；並且一直延續到隋朝，前後換了六個朝代，達三、四百年之久，難道還不可怕嗎？

雖然一個朝代的興衰，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時代的學術思想是否經過慎擇，國家、民族的最高當局是否領導有方，却具有決定性，而文學又是反映思想言行的工具，所謂『見微知著』，決不是欺人之談。因此，我把六朝特別是魏晉士大夫們的特有風氣，分別寫在各朝代的文學特徵裏，並概述有關的世族問題，宗教發展，民生狀況等，藉以印證在時代學術思想影響下的六朝文學，以及政治演變的因果關係！這便是我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

由於手頭蒐集的資料有限，不免掛一漏萬，再加上筆觸的笨拙，自己也覺得不成熟！希望先進鴻達，不吝賜教，這是我內心所迫切祈望的了。

二、魏晉玄學清談形成的遠因

任何一件事情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諺語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一點不錯的啊。那麼，魏晉的玄學清談，又是怎樣產生的呢？關於這一點，就必需上溯到兩漢，而且要從學術和政治兩方面去探討，纔能明白一個大概。現在我們先看看兩漢的學術；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定一尊，表面上是完全尊重孔子和儒家學說了！然而實際如何呢？近人錢穆在他的國學概論兩漢經生、經今古文之爭篇裏說：

「漢武之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亦僅僅為今文書與古文書之爭耳，至謂儒說勝而黃老申商廢則誤。蓋一時之學術，有其一時之風氣與其特性；彼其時言黃老如淮南，言儒如江都，習申商如長沙，何莫勿有陰陽家之色彩者？是誠西漢之特徵，則治國學者所不可不曉也。」

可見當時的所謂儒家學說，已經被陰陽五行的邪說所滲透！祇是頂著孔子的軀殼，內容却完全變質了。漢書元帝本紀裏說：

「八歲立為太子，壯大，仁柔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法者，太子也。」

從宣帝這段話裏，可知西漢朝廷本來就不是真用儒術的。何況當時教授詩、書、易、禮、春秋等五經的官立博士，全是用陰陽五行災異來解釋經義！等於是陰陽家的支店，無復儒家的面目了。所以清儒皮錫瑞說：

「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皆有略同。」（經學歷史）

皮氏所謂齊學，除了指陰陽、五德終始學說的創立者戰國時齊人驪衍以外，兼指西漢初年齊人的傳經者，其學大抵混合陰陽術數，而以災異說經。如傳尚書的伏勝，創齊詩的轅固生，著公羊春秋的公羊子，都是齊人，所以稱為齊學。到了哀平之世，尤其是東漢的光武時代，又加上了讖緯符命！更遠離了儒家的本旨。近人李漢三在他的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第四篇，陰陽五行對於兩漢經學的影響總結中說：

「兩漢經學，無論今文學派，古文學派，……乃至孝經論孟，亦無一不受陰陽五行說的影

響。……敘述詩說時，曾略及緯書，敘述春秋時，曾略及讖書。本書第三編於始終五德與兩漢政治目下，且述及王莽、光武的受命之符；此於東漢當作內學的七緯，用以決經的讖書，陰陽五行的色彩，尤為濃厚。」

經學到了這一地步，那就更不像話了。而且兩漢經師傳經的章句，一經多到百餘萬言！研究經學的人，至皓首不能通一經。漢書儒林傳贊說：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平帝年號），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又桓譚在他的新論裏也說：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漢書劉歆傳也說：

「往昔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上面這幾段話，充分說明了研究經學的弊病，因而哀平之世以至東漢初期頭腦清明的知識份子，既討厭以天人感應釋經的無聊，更怨苦章句之學的煩碎！於是東漢的王充首先揭櫫反抗的旗幟，在他的著作論衡裏，對當時的經學，作有力的攻擊，計有下列四點：一是反對天人相應，陰

陽災變之說，論衡的寒溫、譴告、變動、招致（闕）、明雩、順鼓、亂龍、遭虎、商蟲、講瑞、指瑞、是應、治期、自然、感類等篇，都是討論這事的。二是反對聖人先知與神同類之說，同書的實知、知實、定賢等篇，都是討論這事的。三是反對尊古卑今之論，同書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佚文等篇，都是討論這事的。四是反對專經章句之學，同書的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奇、狀留等篇，都是討論這事的。尤其是他轉移了三百年的學術思想，開後世新局面的，就是他那退孔孟而進黃老，輕聞見而重心知的理論！影響當時以及後世如王符、仲長統、崔實、劉劭、應劭、蔡邕、王朗、孔融、王粲、曹植、阮籍等人的學術思想很大。循至「典午」清談，視亡國若無事，未始非王氏之論所助成。（見錢穆著國學概論晚漢之新思潮）我以為王充的思想，簡直是兩漢經學的反動，也是推向魏晉玄學清談的主要動力。

清儒皮錫瑞却持相反的看法，他在經學歷史的經學極盛時代篇中說：

「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范蔚宗論之，以為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強權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順逆之勢也。……跡其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

從這段話看來，東漢經師居位者的品德，高出西漢的人太多了，所以風俗淳美，決不是偶然的。

到了東漢的桓靈時代，由於士人厭惡經學的章句，四方的學者，會萃於洛陽，於是逐漸地展開了遊談的風氣。後漢書郭泰傳說：

「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這可能是開了魏晉清談的先河！而且一次大量摧毀文物典章的事件，就發生在距此不久的獻帝初平元年，董卓挾持天子，退出洛陽西遷長安的縱兵焚掠之際！後漢書儒林傳序說：

「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共剖散。其繚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則制為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盡泯焉。」

可以想像得到，兩漢宮庭的積藏，如司馬遷所稱的「金匱石室之書」，劉向父子所校的「中秘書」，可能就此全部燬滅！這種文物的嚴重損失，我想決不會下於秦始皇的焚書，以及項羽丘

墟阿皇宮的三月大火了。

又魚豢在魏略儒宗傳序裏說：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學尤甚。……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在京師者尚有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沈隕，乃至於此。」（全三國文）

自初平到正始，前後僅五十一年，而在朝的公卿官吏以及太學生不下萬餘人，能參與議祭園丘古禮，提筆寫文誥的，已不過二十人。足見儒學衰微，已達極點！典章秘籍，既燬於初平；文學凋零，復見於正始，難道不是助成玄學清談的因素之一嗎？

現在再來看東漢的政治：原來從和帝算起，以後的君主都是童年即位，因而母后訓政，爲了鞏固權力，就不得不任用父兄（外戚）；等到幼君長大，很想收回政權，便只有和宦官商議；因此形成了外戚宦官互相爭權的局面，一直到東漢被滅亡，都沒有改變。清儒趙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記上說：

「和帝踐阼幼弱，竇憲（當時的大將軍）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群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宮廷中常侍鈞盾令）鄭衆，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鄭）衆小心奉公，未嘗

攬權。和帝崩，鄭后臨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權漸重。鄭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閔、江京、樊豐、劉安、陳達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閭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為奸，未能縱朝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安）帝崩，閭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達、并誅顯兄弟，閭后亦被遷於離宮。是大臣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之力矣。」

看了這段記述，可見竇憲在東漢外戚中，實在是亂政專權的罪魁禍首。而閭顯兄弟却明知故犯，重蹈覆轍！並且勾結宦官，黨比為姦，形成了宦官干政的惡例。他又繼續寫道：

「順帝既立，以梁商女為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達、遂政、石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達等即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賴帝聞之大怒，達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沖帝，沖帝崩，又立質帝，質帝為梁冀所酖！又援立桓帝，並以后妹為桓帝后；冀身為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為皇太后，一為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桓）帝默與宦官單超、左官、具瑗、徐璜、唐衡定謀，遂誅冀。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

梁冀實在是惡集禍盈，咎由自取！然而換來的，是宦官單超等的干政虐民；可以說是以暴易暴的了。他又寫道：

「桓帝梁后崩，以竇武女為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謀，乃反為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從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為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為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是時軍士大變，袁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廿二史劄記東漢宦官）

竇武、何進都不是幹國之才，却擔起輔政的重任，而且他們選立的君主，又是昏庸暴虐的靈帝和無知的皇子辨，又怎能不敗家亡身呢？至於宦官，可說絕大部份都是害民之賊！所以趙翼又在同書的「宦官之害民」篇裏加以描繪：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閹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廣百尺，破人居室，

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為張儉所奏，覽遮截其章不得上。（覽傳）張讓說靈帝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文石，每州郡送至京師，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折之，十不酬一，又不卽收，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讓傳）……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曹節傳）朱穆疏言，宦官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民。（穆傳）」

皇帝製造宦官，已經違背了人道！加上寵信放縱宦官，致使州郡牧守，承順風旨，可見宦官是如何的勢焰薰天，真是專制流毒的副產物了。他又寫道：

「如單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徐璜弟威為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為陳留太守；具瑗兄恭為沛相，皆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則劫取以歸，戲射殺之（單超等傳）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而沒入其財以億計。（覽傳）」（廿二史劄記宦官之害民）

東漢宦官殘害人民的事實，趙翼祇是節錄一部份，真可說是流毒遍天下了！因此激怒了當時在朝的正直大臣，地方的官吏以及知名之士，與宦官及其子弟賓客，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或報復；最後釀成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事件：